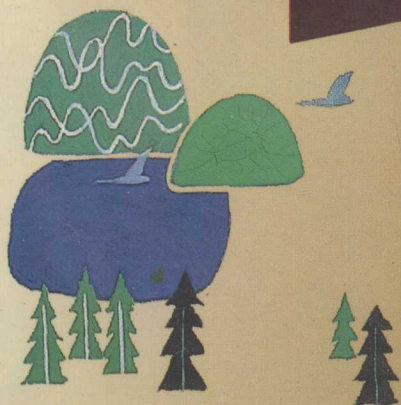


劉半農



作品精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3

刘半农作品精选

彰 军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新登字 04 号

刘半农作品精选

彰 军 编

责任编辑：肖星明 邱平

封面设计：史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5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7—5633—2005—9/I·118

定价：(平)7.80 元

(精)11.80 元

编者的话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寿彭，江苏江阴人。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

刘半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投身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20年去欧洲留学，先入英国伦敦大学，后转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积极为《语丝》撰稿。先后出版了诗集《扬鞭集》，杂文集《半农杂文》等。在刘半农的散文中，侧重于议论性的散文——杂文。作品大多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针砭时弊，倡导革命，启迪民知，显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新鲜饱满的活力。他的创作，自然、豪爽、幽默、泼辣，善于把抽象的事物和道理化作具体、鲜明的形象，使之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在选编上侧重于刘半农的杂文，兼收少许抒情散文。如果在选文、注释和附录上有某些不足或舛读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1994年10月 长沙

目 录

· 精致小品 ·

晓	(3)
老牛	(4)
饿	(5)
雨	(9)
静	(10)
神光国光录	(12)
北旧	(14)
北大河	(37)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43)
“她”字问题	(46)
开学问题	(51)
老实说了吧	(53)
“老实说了”的结束	(57)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62)
留别北大学子的演说	(66)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69)

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74)
为汪局长脱靴	(82)
三十五年过去了!	(85)
为免除误会起见	(88)

• 杂言随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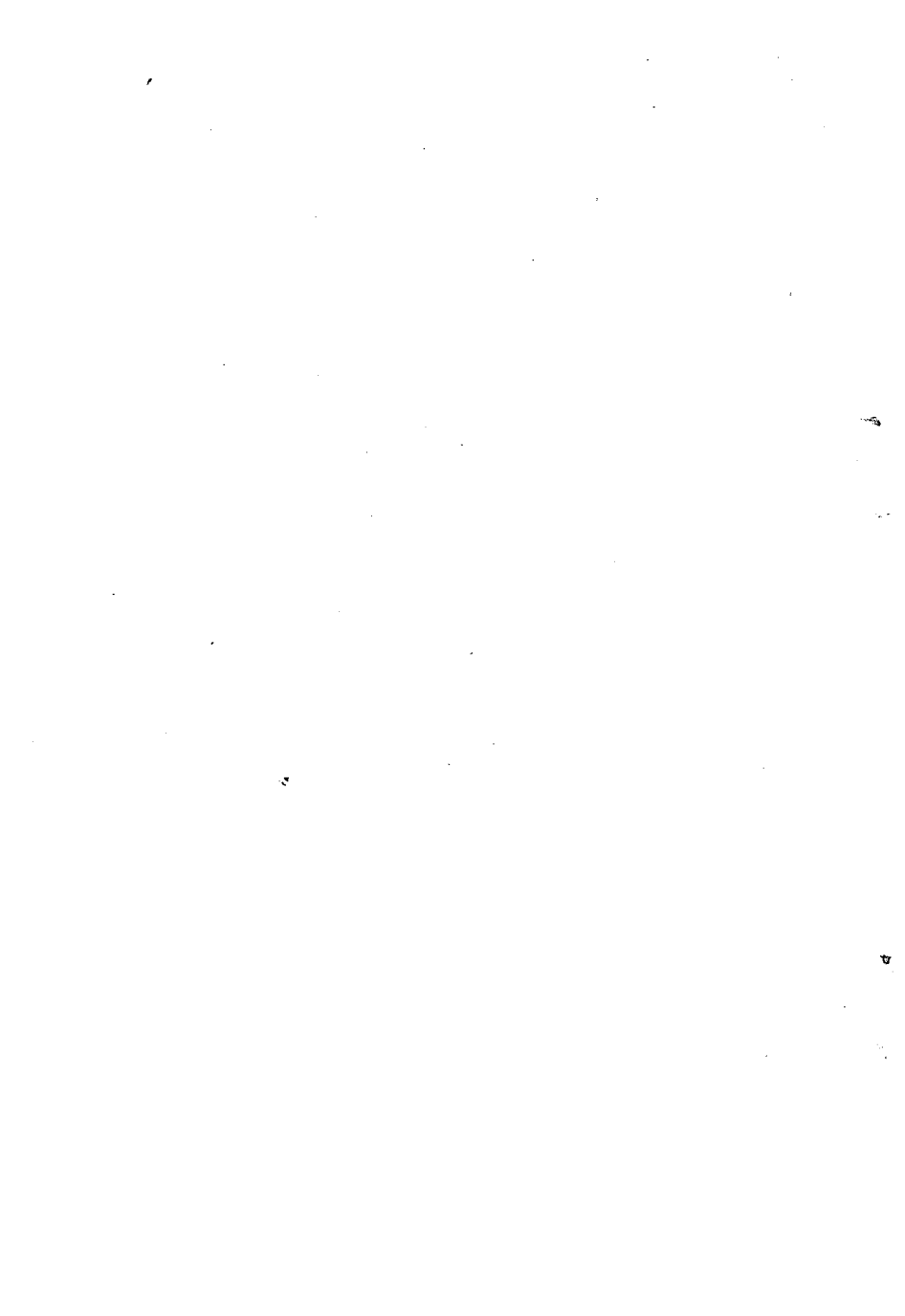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 (选四)	(93)
中国之下等小说	(95)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	(118)
《半农杂文》集自序	(129)
译《茶花女》剧本序	(137)
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139)
甘苦之言	(144)
再写几句	(147)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149)
与张溥泉	(153)
五年以来	(156)
“作揖主义”	(160)
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	(165)
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	(170)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173)
论胡适之的“好好先生”	(179)
读《海上花列传》	(181)
《扬鞭集》自序	(200)
重印《何典》序	(202)
《梅兰芳歌曲谱》序	(205)

《国外民歌译》自序	(212)
《敦煌掇琐》序目	(221)
随感录·七	(224)
随感录·十五	(227)

· 书信 ·

刘半农致胡适	(231)
寄周启明	(234)
奉答王敬轩先生	(240)
奉答陈通伯先生	(257)
半农家信	(262)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265)
《瓦釜集》代自序	(267)
答《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271)
刘半农致钱玄同	(274)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	(276)

精致小品



晓

火车——永远是这么快——向前飞进。

天色渐渐的亮了；不觉得长夜已过，只觉车中的灯，一点点的暗下来。

车窗外面：——

起初是昏沉沉一片黑，慢慢露出微光，露出鱼肚白的天，露出紫色，红色，金色的霞采。

是天上疏疏密密的云？是地上的池沼？丘陵？草木？是流霞？辨别不出。

太阳的光线，一丝丝透出来，照见一片平原，罩着层白蒙蒙的薄雾。雾中隐隐约约，有几墩绿油油的矮树。雾顶上，托着些淡淡的远山。几处炊烟，在山坳里徐徐动荡。

这样的景色，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

晓风轻轻吹来，很凉快，很清洁，叫我不甘心睡。

回看车中，大家东横西倒，鼾声呼呼，现出那干一枯一黄一白——很可怜的脸色！

只有一个三岁的女孩，躺在我手臂上，笑弥弥的，两颊像苹果，映着朝阳。

老 牛

秧田岸上，有一只老牛戽水，一连戽了多天。酷热的太阳，直射在它背上，淋淋的汗，把它满身的毛，浸成毡也似的一片。它虽然极疲乏，却还不肯休息。树阴里坐着一只小狗，很凉快，很清闲，摇着它的小耳朵，用清脆的声音向牛说：“笨牛！你天天的绕着圈子乱走，何尝向前一步？不要说你走得吃力，我看也看厌了！”牛说：“我不管得我自己能不能向前，也管不得你看厌不看厌，只要我车下的水，平稳流动，浸润着我一片可爱的秧田。”狗说：“到秧田成熟了，你早就跑死！”牛说：“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功夫想到……”

饿

他饿了；他静悄悄的立在门口；他也不想什么，只是没精打采，把一个指头放在口中咬。

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场上，正聚集着许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总觉得没有气力，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看罢。

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渐渐地变长；他眼看着太阳的光，渐渐的变暗。“妈妈说的，这是太阳要回去睡觉了。”

他看见许多人家的烟囱，都在那里出烟；他看见天上一群群的黑鸦，啾啾呀呀地叫着，向远远的一座破塔上飞去。他说：“你们都回去睡觉了么？你们都吃饱了晚饭了么？”

他远望着夕阳中的那座破塔，尖头上生长着几株小树，许多枯草。他想着人家告诉他：那座破塔里，有一条“斗大的头的蛇！”他说：“哦！怕啊！”

他回进门去，看见他妈妈，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只脚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小弟弟，却还不住地啼哭。他又恐怕他妈妈，向他垂着眼泪说，“太郎！你又来了！”他就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

出来！

他爸爸是出去的了，他却不敢在空屋子里坐；他觉得黑沉沉的屋角里，闪动着一双睁圆的眼睛——不是别人的，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

他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仍旧是没精打采的，咬着一个小指头；仍旧是没精打采，在门槛上坐着。

他真饿了！——饿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饿得他全身的筋肉，竦竦地发抖！可是他并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里，微微有些泪痕！因为他是有过经验的了！——他啼哭过好多次，却还总得要等，要等他爸爸买米回来！

他想爸爸真好啊！他天天买米给我们吃。但是一转身，他又想着了——他想着他爸爸，有一双睁圆的眼睛！

他想到每吃饭时，他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他爸爸便睁圆了眼睛说：“小孩子不知道‘饱足’，还要多吃！留些明天吃吃罢！”他妈妈总是垂着眼泪说，“你便少喝——‘开’酒，让他多吃一口罢！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他爸爸不说什么，却睁圆着一双眼睛！

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为什么要睁圆着，他也不懂得妈妈的眼泪，为什么要垂下。但是，他就此不再吃，他就悄悄地走开了！

他还常常想着他姑母——“啊！——好久了！妈妈说，是三年了！”三年前，他姑母来时，带来两条咸鱼。一方咸肉。他姑母不久就去了，他却天天想着她。他还记得有一条咸鱼，挂在窗口，直挂到过年！

他常常问他的妈妈，“姑母呢？我的好姑母，为什么不来？”他妈妈说，“她住得远咧！——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样地想，——他想着他妈妈，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摇篮里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还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条蛇，他说：“它的头有斗一样大，不知道它两只眼睛，有多少大？”

他咬着指头，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样，他眼中看见的，也是天天一样。

他又听见一声听惯的“哇……乌……”，他又看见那卖豆腐花的，把担子歇在对面的荒场上。孩子们都不游戏了，都围起那担子来，捧着小碗吃。

他也问过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吃豆腐花？”妈妈说，“他们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饭的了！”他想，他们真可怜啊！吃那一小碗东西，不饿的么？但是他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吃？同时担子上的小火炉，煎着酱油，把香风一阵阵送来，叫他分外的饿了！

天渐渐地暗了，他又看见五个看惯的木匠，依旧是背着斧头锯子，抽着黄烟走过。那个年纪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旧是喝得满面通红，一跛一跛的走；一只手里，还提着半瓶黄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远远的破塔，已渐渐的看不见了；那荒场上的豆腐花担子，也挑着走了。他于是和天天一样，看见那边街头上，来了四个兵，都穿着红边马褂；两个拿着军棍，两个打着灯。后面是一个骑马的兵官，戴着圆圆的眼镜。

荒场上的小孩，远远地看见兵来，都说“夜了”！一下子就不见了！街头躺着一只黑狗，却跳了起来，紧跟着兵官的马脚，汪汪的嗥！

他也说，“夜了夜了！爸爸还不回来，我可要进去了！”他正要掩门，又看见一个女人，手里提着几条鱼，从他面前走过。他掩上了门，在微光中摸索着说，“这是什么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啊！”

雨

妈！我今天要睡了——要靠着我的妈早些睡了。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是我的小朋友们，都靠着他们的妈早些去睡了。

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只是墨也似的黑！只是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狗野猫在远远地叫，可不要来啊！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为什么还在那里叮叮咚咚的响？

妈！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狗野猫的雨，还在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的响。它为什么不回去呢？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早些睡呢？

妈！你为什么笑？你说它没有家么？——昨天不下雨的时候，草地上全是月光，它到哪里去了呢？你说它没有妈么？——不是你前天说，天上的黑云，便是它的妈么？

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了窗，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

静

心底里迸裂出来的声音，在小屋中激荡了一回，也就静了。

静了！鼠眼在冷梁上悄悄地闪，石油在小灯里慢慢地燃。

他俩也不觉得眼睛红，他俩早陪了十多天的夜了。他俩已经麻木，不再觉得两边肋肋下一丝丝地噙着痛了。

沉寂的午夜，还是昨天午夜般的沉寂。

只更静，静的听得见屋顶里落下来的尘埃灰屑。

他忽然爆发似地说：“‘黄叶不落青叶落！’去年先去了他的妻，今年他也去了。要去的去不了，不能去的可去了！”

她不响。灯光在她老眼中，金花似的舞；她眼前是黑雾般的一片模糊。

她对着床上躺着的看！看！看……她想：他真的去了么？不还在屋中？耳朵里不分明还是他的呻吟？他的呼痛？……

他身上盖的被，怎？……不还是浪纹般的颤动？……

她回想到三十年前，这拳大的一个血泡儿，她怎样